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

长短经(三)

责任编辑：陈国勇

(71)



广州出版社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长 短 经

(三)

(71)
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古典文学/丛书. 陈国勇 主编. 广州出版社. 2003. 2

ISBN 7 - 5363 - 3732 - 9/Z·419

I. 中华... II. 古... III. 文学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2275 号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主 编:陈国勇

广州出版社

广州凯旋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416.5

版次:200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3000套

书号 ISBN 7 - 5363 - 3732 - 9/Z·419

定价:(全套 98 本)868.80 元

衰则五霸扶其弱，所以夹辅王室，左右厥世，此三圣制法之意。文、武、周公为三圣。然厚下之典，弊于尾大。自幽、平之后，日以陵夷。爵禄多出于陪臣，征伐不由于天子。吴并于越，越王勾践败吴，欲迁吴王于甬东，与百家君之。吴王曰：“孤老矣，不能事君王。”遂自刭死。越王灭吴。晋分为三，晋昭公六年卒，六卿欲弱公室，遂以法尽灭羊舌氏之族，而分其邑为十县，六卿各以其子为大夫。晋益弱，六卿皆大。哀公四年，赵襄子、韩康子、魏桓子，共杀智伯，尽分其地。至烈公十九年，周威王赐赵、魏、韩皆命为诸侯。晋遂灭。郑兼于韩，郑桓公者，周厉王少子也。幽王以为司徒，问太史伯曰：“王室多故，予安逃死乎？”太史伯曰：“独有雒之东土，河济之南可居。”公曰：“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地近虢郟。虢郟之君，贪而好利，百姓不附。今公为司徒，民皆爱公。请试居之，民皆公之民也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竟国之。至后世君乙，为韩哀侯所灭，并其国。郑遂亡。鲁灭于楚，鲁顷公二年，楚考烈王灭鲁，鲁顷公亡，迁于下邑，为家人。鲁遂绝。海内无主，四十余年而为战国矣。秦据势胜之地，骋狙许之兵，蚕食山东，山东患之。苏秦，洛阳人也。合诸侯之纵以宾秦。张仪，魏人也，破诸侯之纵以连横。此纵横之所起也。议曰：“易称先王建万国，而亲诸侯；孔子作春秋，为后世法，讥世

卿不改制世侯。由是观之，诸侯之制，所从来上矣。”荀悦曰：“封建诸侯，各世其位，欲使视人如子，爱国如家。置贤卿大夫，考绩黜陟，使有分土而无分人，而王者总其一统，以御其政。故有暴于其国者，则人叛；人叛于下，诛加于上，是以计利思害，劝赏畏威，各竞其力而无乱心。天子失道，则侯伯正之；王室微弱，则大国辅之。虽无道不虐于天下，此所以辅相天地之宜：以左右人者也。”曹元首曰：“先王知独理之不能久，故与人共理之；知独理之不能固，故与人共守之。兼亲疏而两用，参同异而并进，轻重足以相镇，亲疏足以相卫。兼并路塞，逆节不生也。”陆士衡曰：“夫为人不如厚己，利物不如图身；安上在乎悦下；为己存乎利人。夫然则南面之君，各矜其治，九服之人，知有定主。上之于爱，于是乎生；下之体信，于是乎结。世治足以敦风，道衰足以御暴。强毅之国，不能擅一时之势；雄俊之人，无以寄霸王之志。盖三代所以直道，四王所以垂业，夫兴衰隆弊，理所固有。教之废兴，存乎其人；愿法期于必凉，明道有时而暗，故世及之制，弊于强御；厚下之典，漏于末折；浸弱之衅，遘自三季；陵夷之祸，终于七雄。所谓木大必折，尾大难掉，此建侯之弊也。”苏秦初合纵至燕，周武定殷，封邵公于燕，与六国并称王。说燕文侯曰：“燕东有朝鲜辽东，北有林胡楼烦，西

有云中九原，南有呼沱易水。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车六百乘，骑六千匹，粟支数年。南有碣石雁门之饶，北有枣栗之利，民虽不田作，而足于枣栗矣，此所谓天府者也。夫安乐无事，不见覆军弑将，无过燕者，大王知其所以然乎？夫燕所以不犯寇被甲者，以赵之为蔽其南也。秦赵相毙，而王以全燕制其后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。且夫秦之攻燕也，逾云中九原，过代上谷。今易州也。弥地数千里，虽得燕城，秦计固不能守也。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。今赵之攻燕也，发号出令，不至十日，而数十万之军，军于东垣矣。渡呼沱，涉易水，不至四五日，而距国都矣。故曰：秦之攻燕也，战于千里之外；赵之攻燕也，战于百里之内。夫不忧百里之患，而重于千里之外，计无过于此者。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，天下为一，则燕国必无事矣。”燕文侯许之。乐毅献书燕王曰：“比目之鱼，不相得则其能行，故古者称之，以其合两而如一也。今山东不能合弱而如一，是山东之智不如鱼也。又譬如军士之引车也，三人不能行，索二人，五人而车行矣。今山东三国弱而不能敌秦，索二国，因能胜秦矣。然而山东不知相索，则智固不如军士矣。胡与越人言语不相知，志意不相通，同舟而渡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。今山东之相与也，如同舟而济。秦之兵至，不能相救助如一，智又不如胡越之人。夫三物者，

人之所能为也，山东之主遂不悟，此臣之所为山东苦也，愿大王孰虑之。今韩、梁、赵三国已合矣，秦见三晋之坚也，必南伐楚。赵见秦之伐楚，必北攻燕。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，秦久伐韩，故中山亡；今秦之伐楚，燕必亡。臣窃为大王计，不如以兵南合三晋，约戍韩梁之西边，山东不能为此，此必皆亡矣。”燕果以兵南合三晋。赵将伐燕，苏代为燕说赵王曰：“今者臣从外来过水，见蚌方出曝，而鹬啄其肉，蚌合而挟其喙。鹬曰：‘今日不雨，明日不雨，必见蚌脯。’蚌亦谓鹬曰：‘今日不出，明日不出，必见死鹬。’两者不肯相舍，渔父得而并擒之。今赵且伐燕，燕赵久相支，以弊其众，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。愿大王孰计之。”赵王乃止。齐宣王因燕丧，伐燕取十城。燕易王谓苏秦曰：“先生能为燕得侵地乎？”秦曰：“请为王取之。”遂如齐见齐王，拜而庆，仰而吊。齐王曰：“是何庆吊相随之速也？”苏秦曰：“臣闻饥人之所以饥而不食鸟喙者，为其偷充腹，而与死人同患也。今燕虽小弱，即秦王之女婿也。大王利其十城，而长与强秦为仇，今使弱燕为雁行，而强秦推其后，是食鸟喙之类也。”齐王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苏秦曰：“臣闻古之善制事者，转祸而为福，因败而为功。大王诚能听臣，归燕十城，燕必大喜；秦王知以己之故而归燕之十城，亦必喜。此所谓弃仇仇而结硕友也。”齐王曰：

“善。”于是归燕十城。苏秦如赵，赵之先与秦同祖。周缪王使造父御，破徐偃王，乃赐造父以赵城。赵氏世为晋卿也。说赵肃侯曰：“臣窃为君计，莫若安民无事，且无庸有事民为也。安民之本，在于择交，择交而得则民安；择交而不得，则民终身不安。请言外患，齐秦为两敌，而民不得安。倚秦攻齐，而民不得安；倚齐攻秦，而民不得安；君诚能听臣，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，齐必致鱼盐之海，楚必致橘柚之园，韩魏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，而贵戚父兄皆可受封侯。夫割地包利，五伯之所以覆军擒将而求也；封侯贵戚，汤武所以放弑而争也。今君高拱而两有之，此臣之所为君愿也。夫秦下轶道，则南阳危；劫韩包周，则赵自操兵；据卫取淇，卷则齐必入朝秦；秦欲已得乎山东，则必举兵而向赵矣。秦甲渡河逾漳，据番吾，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。此臣之所为君危也。当今之时，山东之建国，莫强于赵。赵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支数年。西有常山，南有河漳，东有清河，北有燕，燕固弱国，不足畏也。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赵，然而秦不敢举兵而伐赵者，何也？畏韩魏之议其后也。然则韩魏、赵之南蔽也。秦之攻韩魏也，无名山大川之险，稍稍蚕食之，付国都而止。韩魏不能支秦，必入臣于秦。秦无韩魏之规，则祸必中于赵矣。此臣之所为君患也。臣闻尧无三

夫之分，舜无咫尺之地，以有天下；禹无百人之聚，以王诸侯；汤武之士，不过三千，车不过三百乘，卒不过三万，立为天子，诚得其道也。是故明主外料其敌之强弱，内度其士卒贤不肖，不待两军相当，而胜败存亡之机，固已形于胸中矣。岂掩于众人之言，而以冥冥决事哉？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按之，诸侯之地，五倍于秦；料度诸侯之卒，十倍于秦。六国并力，西乡而攻秦，秦必破矣。今西面而事之，见臣于秦。夫破人之与见破于人。臣人之与见臣于人也，岂可同日而论哉？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，以与秦。秦成则高台榭，美宫室，听笙竽之音，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。是故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愕诸侯，以求割地，愿大王孰计之。臣闻明主绝疑去谗，屏流言之迹，塞朋党之门，故尊主强兵之臣，得陈忠于前矣。故窃为大王计，莫若一韩、魏、齐、楚、燕、赵从亲，以叛秦。合天下之将相，会于洹水之上，通质，刑白马而盟。约曰：秦攻楚，齐魏各出锐师以之佐，韩绝其粮道，赵涉河漳，燕守常山之北；秦攻韩魏，则楚绝其后，齐出锐师以佐之，赵涉河漳，燕守云中；秦攻齐，则楚绝其后，韩守成皋，魏塞其粮道，赵涉河博关，燕出锐师以佐之；秦攻燕，则赵守常山，楚军武关，齐涉渤海，今沧州也。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；秦攻赵，则韩军宜阳，楚军武关，魏军河外，齐涉清河，今

贝州也。燕出锐师以佐之。诸侯有不如约者，以五国之兵共伐之。六国从亲以宾秦，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。如此则霸王之业成矣。”赵王曰：“善。”秦既破赵长平军，遂围邯郸。赵人震恐东徙，乃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：“武安君擒马服子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又欲围邯郸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代曰：“赵亡则秦王矣。夫武安君所为秦战胜，攻取者七十余城，南取鄢郢汉中，北擒马服之军，虽周吕望之功，不益于此。赵亡即秦王矣，以武安君为三公，君能为之下乎？欲无为之下，固不得矣。秦攻韩，围邢丘，困上党，上党之人皆归赵，不乐为秦人之日久矣。今赵北地入燕，东地入齐，南地入韩魏，君之所得，夫虑几何？故不如因而割之，无以为武安君之功也。”于是应侯言与秦王曰：“秦兵疲劳，请许韩赵之君，割地以和。”秦既罢兵，赵王使赵赦约事秦，欲割六城而与之。虞卿谓王曰：“秦之攻赵也，倦而归乎？其力尚能进，爱王而弗攻乎？”王曰：“秦之攻我，无余力矣，必以倦归耳。”虞卿曰：“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，倦而归。王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守以送之，是助秦自攻耳。来年秦复求割地，王将与之乎？弗与则弃前功而兆后祸也；与之则无地以给之。语曰‘强者善攻，弱者善守。’今听秦，秦兵不弊而多得地，是强秦而弱赵也。以益秦之强，而割逾弱，共计固不止矣。且王之地有

尽，而秦之求无已，以有尽之理，而给无已之求，其势必无赵矣。”王计未定，楼缓从秦来。王以问之，缓曰：“不如与之。”虞卿曰：“臣言弗与，非固弗与而已也。秦索六城于王，王以六城赂齐。齐、秦之深仇也，得王之六城，并力而西击秦，齐之德王，不待辞之毕也。则王失之于齐，取偿于秦，而齐赵之深仇，可以报矣，且示天下有能为也。王以此发声，兵未窥于境，秦之重赂，必至于赵，而反请和于王。秦既请和，韩魏闻之，必尽重王，重王必出重宝，以一于王，则是王一举而得三国之亲，而秦益危矣。”赵王曰：“善。”即遣虞卿东见齐王，与之谋秦。虞卿未及发，而秦使者已在赵矣，楼缓闻之，亡去。秦围赵，王使平原君入从亲而请其救。平原君之楚见楚王，说以利害，日出而言，日中不决。毛遂乃按剑历阶而上，谓平原君曰：“纵之利害，两言而决耳。今日出而言，日中不决，何也？”楚王叱曰：“胡不下！吾与汝君言，汝何为者？”毛遂按剑而前曰：“王之所以叱遂者，以楚国之众也。今十步之内，王不得恃楚国之众，王之命悬于遂之手矣。吾君在前，叱者何也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，立为天子；文王以百里之壤，而臣诸侯。今楚地方五千里，持戟百万，此霸王之资也。以楚之强，天下莫能比而不能当也！白起，小竖子耳。率数万之众，兴师以与楚战，一战而举鄢郢，再战而烧夷

陵，三战而辱王之先人，此百代之怨。赵之所羞，而王不知耻焉。今合纵者为楚，不为赵也。”楚王曰：“苟如先生之言，谨奉社稷以从。”楚于是遂出兵救赵。赵孝成王时，秦围邯郸，诸侯之救兵，莫敢击秦。魏王使晋鄙救赵，畏秦止于汤阴，不进。魏使客将军新垣衍间入邯郸，令赵帝秦。此时鲁连适游赵，会秦围邯郸，闻魏欲令赵尊秦为帝，乃见平原君曰：“梁客新垣衍安在？吾请为君责而归之。”平原君曰：“胜请为介绍。”鲁连见新垣衍而无言，新垣衍曰：“吾视居此围城之中，皆有求于平原君也。今观先生之玉貌，非有求于平原君也，曷为久居围城之中而不去乎？”鲁连曰：“世以鲍焦为无从容而死者，皆非也，众人不知，则为一身。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，权使其士，虏使其人。彼即肆然而为帝，过而为政于天下，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，吾不忍为之人也。所以见将军者，欲以助赵。”衍曰：“先生助之将奈何？”鲁连曰：“吾将使梁及燕助之，齐楚则固助之矣。”衍曰：“燕则为请以从矣。若乃梁者，即吾乃梁人也，先生恶能使梁助之。”鲁连曰：“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。使梁视秦称帝之害，则必助赵矣。”衍曰：“秦称帝之害何如？”连曰：“昔者齐威王尝为仁义矣，率天下诸侯而朝周。周贫且微，诸侯莫朝，而齐独朝之。居岁余，周烈王崩，齐后往。周怒，赴于齐曰：“天崩地坼，天

子下席，东蕃之臣田婴，后至则斲。”齐威王勃然怒曰：“叱嗟，而母婢也。”卒为天下笑。故生则朝周，死则叱之，诚不忍其求也。彼天子固然，其无足怪。”衍曰：“先生独不见夫仆乎？十人而从一人者，宁力不足而智不若耶？畏之也。”鲁连曰：“呜呼！梁之比秦若仆耶？”衍曰：“然。”鲁连曰：“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。”衍愕然曰：“亦太甚矣，先生之言也。先生又恶，能使秦王烹醢梁王。”鲁连曰：“固也，吾将言之。昔者九侯、鄂侯、文王，纣之三公也。九侯有子而好，故献之纣，纣以为丑醢。九侯鄂侯争之强，辨之疾，故脯鄂侯；文王闻之，喟然而叹，故拘之牖里之库，百日欲令之死。曷为人俱称王，卒就脯醢之地？齐湣王将之鲁，夷维子为御，执策而从，谓鲁人曰：“子将何以待吾君？”鲁人曰：“吾将以十大牢待子君。”夷维子曰：“子安取礼而来。彼吾君者天子也。天子巡狩，诸侯避舍，纳管龠，摄衽抱机，视膳于堂下。天子已食，若乃退而听朝也。”鲁人投其龠，不果内，不得入于鲁。将之薛，假途于邹。当是时，邹君死，湣王欲入吊，夷维子谓邹之孤曰：“天子吊，主人必将倍殡。设几北面于南方，然后天子南面吊。”邹之群臣曰：“必若此，将伏剑而死。”故不敢入于邹。邹鲁之大夫，生则不得事养，死则不得赙襚，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鲁，邹鲁之臣不果内。今秦万乘之国也，

梁亦万乘之国也。俱据万乘之国，交有称王之名，睹其一战而胜，遂欲从而帝之，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，彼将夺其所不肖，而与其所贤；夺其所憎，而与其所爱；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，处梁之宫。梁王安得晏然？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？”于是新垣衍起，再拜谢曰：“吾请出，不敢复言帝秦。”秦将闻之，为退军五十里也。苏秦如韩，韩之先与周同姓，事晋，得封于韩，为韩氏。后周烈主赐韩侯，得列为诸侯也。说韩宣王曰：“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，西有宜阳商版之塞，东有宛穰洧水，南有陁山。地方九百余里，带甲数十万。天下之强弓劲弩，皆从韩出，韩卒超足而射，百发不暇止，远者括洞胸，近者镞掩心；韩之剑戟，则龙泉太阿，皆陆断牛马，水截鹄雁。夫以韩卒之劲，与大王之贤，乃西面事秦，交臂而服焉，羞社稷而为天下笑，无大于此者也。是故愿大王孰计之，大王无事秦，事秦必求宜阳成皋，今兹效之，明年又复求割地。与之则无地以给之，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。且夫大王之地有尽，而秦之求无已，以有尽之地，而逆无已之求，此所谓市怨结祸者，不战而地已削矣。臣闻鄙谚曰：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。今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，何异于牛后乎？夫以大王之贤，挟强韩之兵，而有牛后之名，窃为大王羞之。”韩王勃然作色，按剑太息曰：“寡人虽不肖，不能事秦。”

从之。韩攻宋，秦大怒曰：“吾爱宋。韩氏与吾交而攻我所甚爱，何也？”苏秦为韩说秦王曰：“韩氏之攻宋，所以为王也。以韩之强，辅之以宋，楚魏必恐，恐必西面而事秦。王不折一兵，不杀一人，无事而割安邑，此韩氏之所以禱于秦也。”韩惠王闻秦好事，欲罢其人，无令东伐。乃使士工郑国来间秦，说秦王令凿泾水以溉田，中作而觉，欲诛郑国。郑国曰：“始臣为间，然渠成，亦秦之利。臣为韩延数年命，为秦开万代之利也。”王从之。苏秦如魏，魏之先，毕公高之后，与周同姓。武王伐纣，封高公于毕，以为姓。毕万事晋献公，献公封万于魏，以为大夫，后周烈王赐魏，俱得为诸侯。说魏襄王曰：“大王之地，南有鸿沟陈汝，南东有淮颍煮枣，西有长城之界，北有河水卷衍，地方千里。地名虽小，然而田舍庐庑，曾无刍牧之地。人民之众，车马之多，日夜行不绝，鞞鞞殷殷，若有三军之众。魏，天下之强国也；王，天下之贤主也。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，称东藩，筑帝宫，受冠带，祠春秋，臣窃为大王耻之。臣闻越王勾践战弊卒三千，擒夫差于干遂；武王卒三千，革车三百乘，制纣于牧野。岂其卒众哉？诚能夺其威也。今窃闻大王之卒，武士二十万，仓头夺击各二十万，厮徒十万，车六百乘，骑六千匹，此过越王勾路武王远矣。今乃听于群臣之说，而欲臣事秦，夫事秦必割地以

效实，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。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，偷取一旦之功，而不顾其后，破公家而成私门，外挟强秦之势，以内劫其主，以求割地，愿大王孰察之。周书曰：‘绵绵不绝，蔓蔓奈何？毫厘不伐，将用斧柯。’前虑未定，后有大患。将奈之何？大王诚能听臣，六国从亲，专心并力，则必无强秦之患。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，奉明约，在大王诏之。”魏王曰：“谨奉教。”虞卿说春申君曰：“伐燕以定身封。”春申君曰：“所道攻燕，非齐即魏，魏齐新恶，楚虽欲攻燕，将何道哉？”对曰：“请令魏王可。”虞卿遂如魏，谓王曰：“夫楚亦强大矣，天下无敌，乃且攻燕。”魏王曰：“向也子云天下无敌，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今谓马力多则有矣，若曰胜千钧则不然者，何也？夫千钧非马之任也。今谓楚强大则有矣，若夫越赵魏而斗兵于燕，则岂楚之任哉？非楚之任而楚为之，是敝楚也。敝楚即强魏，其于王孰便。”魏王曰：“善。”从之。苏秦如齐，齐太公望吕尚者，事周，为文武师，谋伐纣。武王已平商，封尚父于齐营丘也。说齐宣王曰：“齐南有泰山，东有琅邪，西有清河，北有渤海，此四塞之国也。临菑甚富而实，其民无不吹竽鼓瑟，弹琴击筑，斗鸡走狗，六博蹴□者也。临菑之途车毂击，人摩肩，连衽成帷，举袂成幕，挥汗成雨，未殷人足，志气高扬。夫以大王之贤，

与齐之强，天下莫能当也。今乃西面事秦，窃为大王羞之。且地韩魏之所以畏秦者，为与秦接境壤界也，兵出相当，不出十日，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。韩魏战而胜秦，则兵半折，四境不守；战而不胜，则国已危亡随其后也。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，而轻为之臣也。今秦之攻齐则不然，倍韩魏之地，过卫晋阳之道，经乎亢父之险，车不得方轨，骑不得比行。百人守险，千人不敢过也。秦虽欲深入，则狼顾，恐韩魏之议其后，是故恫疑虚喝，骄矜而不敢进。夫不深料秦之无奈何也？而欲西面事之，是群臣之计过也。今无事秦之名，而有强国之实，故愿大王少留意计之。”齐王曰：“善。”苏秦说闵王曰：“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，约结而喜主怨者孤。夫后起者藉也，而远怨者时也。故语曰：“骐驎之衰也，弩马先之；孟贲之倦也，女子胜之。”夫弩马女子之筋骨力劲，非贤于骐驎孟贲也，何则？后起之藉也。臣闻战攻之道非师者，虽有百万之军，比之堂上；虽有闾阖吴起之将，擒之户内；千丈之城，拔之樽俎之间；百尺之冲，折之于席上。故钟鼓竽瑟之音不绝，地可广而欲可成；相乐倡优之笑不乏，诸侯可同日而致也。故夫善为王业者，在劳天下而自佚，乱天下而自安。诸侯无成谋，则国无宿忧也，何以知其然耶？昔魏王拥土千里，带甲三十六万，从十二诸侯朝天子，以西谋秦。秦恐，寝不安席，